



一九六四年春摄于天津南郊



# 风云初记

---



分抬头看见，就说：

“起晌了，你倒闲在？”

“我求求你们，”芒种笑着说，“给我对对这褂子！”说着把饼子放下，把褂子脱下来。

“什么要紧的事，你这么急？”春儿停下手来问。

“到山里送封信！”芒种说。

“颠颠跑跑的事，就找着你了！”春儿盯着他说。

“没说吃着人家的饭嘛，就得听人家的支唤。”芒种低着头。

“叫春儿给你缝缝，”秋分说，“她手上带着顶针。”

春儿回到屋里，在针线筐箩里翻了一阵，纫着针走出来，一条长长的白线，贴在她突起的胸脯上，曲卷着一直垂到脚下。她接过褂子来，说：

“这么糟了，衬上点布吧！”

“粗针大线对上点，不露着肉就行了。”芒种说。

春儿不听他，又回到屋里找了一块白布，比了比，衬在底下，密针缝起来，缝好了，用牙轻轻咬了咬，又在手心里平了平，扔给芒种：

“别处破了，这个地方再也破不了啦！”

芒种穿在身上，转身到墙根水瓮那里探头一看，说：

“又干了！我去担挑子水来！”

秋分说：

“一会我和春儿去抬吧，叫你们当家的看见，又该说你了。”

“这是体己活，他管不着！”芒种说，“我要两三天才能回来哩！”

他担起她们的小梢桶就出去了，担了一挑又一挑，小水瓮里的水波波的漫出来了，又去担了一挑，浇了浇葫芦。

俗儿笑着说：

“你觉得我怕那个吗？我摸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哩！你瞎背着，会使吗？你能这样——”她说着一只手抓起盒子来，抬起穿着红裤衩的大腿，只一擦就顶上了子弹，对准田耀武。田耀武赶紧躲到炕头里面去说：

“别闹，别闹！看走了火打着人。”

俗儿关上保险，把枪放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你用不着拿这个唬我们，我们不怕这个。你这样说：你再和别人好，我就不给你钱花了——那我就没有话说了。”

田耀武说：

“别废话了，你愿意和谁好就和谁好，我也快走了。”

“你到哪里去？”俗儿把灯挑亮，仄到炕上来。

“到南边做官儿去。”

“这个东西也带走吗？”俗儿问，她指指放在桌子上的枪。

“带着，道路上不平静。”田耀武说。

“你们有钱的人，哪里也能去，你也带我去吧，给你搓搓洗洗的。”俗儿笑着说。

田耀武只是笑了一下。俗儿说：

“和你说着玩儿哩，我跟你去干什么？我人穷命苦，活该受罪，日本人来了再说他来了的，在劫的难逃，天塌了还有地接着呢！可是，你这趟出去，盘川脚给，也得花不少的钱吧？”

田耀武说：

“家里有些现洋，老头子全埋起来了，我还得到城里铺子里去拿钱。”

“穷家还富路哩，何况你们是有钱的主儿。”俗儿说，“哪天走，规定了日子没有？我还得给你送送行哩！”

“不要你送行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快脱衣裳睡觉吧，什么时候走再告诉你！”

俗儿慢慢脱着衣服，又问：

“路上不平安，你有个伴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田耀武说，“平汉路不通了，叫老常送我到濮阳，再从那里坐火车。”

“也得在五龙堂过河吧？”俗儿问。

“嗯。”田耀武答应着把灯吹灭了。

半夜里，村里住了兵，人们乱了起来，田大瞎子派芒种把田耀武从热被窝里叫走了。俗儿刚刚合上眼，就听见有人轻轻敲打着窗棂说：

“走了吗？”

“走了。”俗儿说。

“问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问清楚了：有枪有钱，老常送他，在五龙堂过河。”

“日期哩？”

“没有定准。”俗儿说，“你每天在河口上留点意就是了。得了便宜，可别忘了我。”

“你的大功一件。”窗外的人压着嗓子笑着，“给你买件花褂。”

“你还进来睡不？”俗儿撒着娇问。

“你叫我就热锅吗，他妈的！”那个人说着，爬上房去走了。

村里住的是骑兵，起初人们以为是日本，不敢开门，军队砸开了门子，才知道是五十三军。马跑得四蹄子流水，披着鞍子就都在街里卧倒了。村公所赶紧预备吃喝草料，军队绕家串

## 九

高疤以前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贼，以门窗不动能盗走大骡子出名。自从在城南地面劫下了县政府的八辆大车，收了南逃官员们的枪枝，又接连在五龙堂河口卡了几伙逃兵，就自称团长，委了几个连长，到各村镇吊打村长富户，把埋藏了的枪枝起出来，有的主儿舍不得枪枝，叫子弟背着，参加了这个队伍，在冀中说起来，就有了很多“跟着枪出来的”兵士。每天在子午镇大街二丰馆大吃大喝，夜晚就住在俗儿家里。过了些时，人马越多声势更大，就向俗儿提出来：要正式娶她。

各村送了喜幛来，挂满了老蒋的屋子院子，一直挂到大街上来。八月十五这天过事，定了两抬官轿，两抬花轿，前后几十匹顶马，后面跟随着一个营的步兵。顶新奇的是不放花炮，一路上连放排子枪，闹的这样红火的排场，没人敢看，路过哪村，哪村关门闭户，路上断绝了行人，子弹皮撒了满道满街。

这一天，老蒋穿戴很体面，走出转进，招呼着各村来送礼的人，饭庄上送来几桌酒席，送礼的站不住脚，放下东西就惊慌慌的走了，可就便宜了他，喝了个醉里糊涂。

只有村里管账的先生陪他，晚上，新女婿睡了觉，两个人又喝了一场，老蒋说：

“也不知道是我哪块地里的风水，竟出了个女婿团长。”

管账先生说：

“这叫时来运转，这还不算到头哩，团长升旅长，旅长升师长，你这老爷子是当上了。”

在平原痛苦无依、人民心慌没主的时候，他们回到家乡来了。



秋分爬上堤坡，乡亲们见她来了，说笑着走散了，庆山望着她笑了笑，也转身进小屋里去。公公从河滩里背回一捆青草，撒给那几只卧在小南窗下面休息的山羊。秋分笑着问：

“出去了十几年，这是发财回来了？”

高四海摸着一只大公羊的犄角说：

“发财不发财，我还没顾着问他；反正弄了一群这个来，也就有我一冬天的活儿了。你也还没有吃饭吧？快到屋里和他一块儿做点吃的。”

秋分走进屋里来，好像十年以前下了花轿，刚刚登上这家的门限。她觉得这小屋变得和往日不同，忽然又光亮又暖和了。自己的丈夫，那个高个儿，正坐在炕沿上望着她，她忍不住热泪，赶快走到锅台那里点火去了。她家烧的是煤，埋在热灰下面的火种并没有熄灭，她的手一触风箱把，炉灶里立时就冒起青烟，腾起火苗儿的红光来。望着旺盛的火，秋分的心安静下来。她把瓦罐里的白面全倒出，用全身的力量揉和了，细心切成面条儿，把所有的油盐酱醋当了佐料。水开了，她揭开锅盖，滚腾的水纷纷窜了出来，秋分两手捧着又细又长、好像永远扯不断的面条儿，下到锅里去。

忽然，在炕角里，有一个小娃子尖声哭叫了起来。高庆山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一个不到两生日的孩子睡醒了，抓手揪



俗儿松了手把门推开，田大瞎子的老婆，迎门站着。她又矮又胖，浑身的肉，像发好的白面团儿，两只小手向外翻着，就像胖胖的鸭掌。她原身不动看了春儿一眼，说：

“你们有什么事儿呀？”

俗儿说：

“到你们屋里说去，这么冷天叫我们站在这里呀？”

“俺们当家的不大舒服，刚盖上被子见汗，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就在这里说吧！”

春儿说：

“也没有什么别的事，就是派你们做几双鞋！”

“给什么人做鞋呀，这么高贵？劳动着你们分派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说，“我们家可没人做活！”

“给抗日战士做的，没人做活你就雇人做去！”俗儿说。

“什么叫抗日战士呀？”田大瞎子的老婆笑着说，“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可没听说过这个新词儿。抗日战士是你们的什么人儿呀，他们穿鞋，叫你们这大姑娘小媳妇的来出头找人！”

“你别说这些没盐没酱的谈话，我们这是公事！”俗儿和她吵起来。

“俺们这个人，可不和你们这些人斗嘴斗舌！”田大瞎子的老婆后退一步说，“该俺们做几双呀？”

“按合理负担，”春儿说着，回头问管账先生，“他家有多少地？”

管账先生正背着脸在梢门洞里抽烟，听见问他，才跑上来，先冲着田大瞎子的老婆笑了笑说：

“老内当家的！大先生的病好些了吗？啊！他家三顷二十亩地，”他拨着怀里的算盘，“一共是该交七双！唉，这么摊派，

随手就撒开了大黑狗，俗儿跳起来，乱着头发跑出来，春儿也跟着跑出来，大黑狗一直追到街上，差一点没叼住她的裤子。

“走！”俗儿在街上扬着两只手喊叫，“田大瞎子，我们手拉手儿到县里！我不告你别的，我就告你个破坏合理负担！”

看热闹的人们，站满了街，都说：

“这倒有个看头，看看谁告下谁来吧，一头是针尖儿，一头是麦芒儿！”

## 一七

结果，闹了半天，谁也没有去告谁。俗儿的爹老蒋听见街上吵吵，放下酒壶跑出来，骂了俗儿几句，俗儿不听他，和他一对一句的骂。老蒋没法，就跑过去劝田大瞎子：

“村长，别和她小人儿们一样，看在我们的交情上！”

“我还是什么村长呀！”田大瞎子跺着脚说，“我鸡狗不如！”

“到什么时候，你老人家也是一村之长，”老蒋推着田大瞎子往回走，“别人不尊服你，我尊服你！”

田大瞎子叹了一口气，也就顺坡下驴，歪歪斜斜的家去了。他心里明白：到县里去，吉凶未卜。虽说自家的儿媳妇是个委员，可也不见得就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儿。现在全县的大拿是高庆山，那明明是他十年以前的活对头。更要紧的是，俗儿的男人是高疤，眼下是个团长，这家伙，心毒手黑，不能得罪他。想来想去，不免又想到张荫梧亲家在时，自己在地面上的威风；儿子走了这些日子，也不知道在南边弄上了个事由儿没有。莫非

“你们看，庆山这孩子多礼性，他要不叫我，我可不敢认他！怎么这孩子老不大胖呀？太操心呀！”

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就只冲着高庆山笑，高庆山一个个的问他们：参加自卫队了吗？会打枪了吗？小媳妇们站在婆婆的背后面，提着脚跟瞧。高庆山抱起一个小孩子放在车上推着，走一截就换一个，年轻的母亲们都高兴的说：

“快下来！叫你叔叔歇歇！”

老年人们又叹息着说：

“唉！真是共产党能教导人呀，你们看这些行事和言谈。庆山小的时候，多淘气，净好坐在树老鸹巴里往下拉屎！怎么样啊，庆山，日本鬼子过来了吗？”

高庆山说：

“不要紧。过来就打他，不能叫他站住！”

“可得打呀！”老婆儿们说，“你大伯大娘的老命都交靠的你了啊，孩子！”

“大家组织起来一块打！”高庆山说。他一路走着，宣传着，动员着，使得五龙堂全村的人，心里又亮堂，又快乐。

他出了北口，上了堤坡，看见了他家的小屋。小屋在冬天早晨的太阳光里，抹着橘子的黄色。高四海正要赶羊到河滩里去，看见儿子来了，就站在门口，打火抽着一锅烟。

把车子靠在小屋前面，芒种跑过去，摸着羊说：

“肥多了，你净喂它们什么呀，大伯？”

“喂什么，放它们吃草罢咧，”老人说，“这一带，哪里有好草，我都摸得清，冬天又没事儿，一出去就是一天！”

“村里的农会组织起来没有？”高庆山问。

“正在写名儿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们推我当什么主任，我说叫

## 一九

高庆山和芒种奔子午镇来，子午镇的街上，除了集日，就冷冷清清。高疤的几个特务员正在二丰馆门前吵嚷，一见高庆山过来，“喂！支队长！”吹一声口哨都溜到里边去了。等高庆山走过去，又一个个跑出来，小声叫住芒种：

“伙计，一会儿上这里来呀！有酒有菜。”

芒种笑了笑，就领着高庆山奔俗儿家去了。俗儿家在西头路北一条小胡同里，白板门儿大开着。芒种先进去，望着窗户喊：

“高团长在这里吗？”

她家的窗户顶漂亮，新糊的雪白粉连纸，中间用狗牙的红纸，镶着明亮的玻璃。俗儿在玻璃里一张，就出溜下炕跑了出来，她的小红袄儿松开脖颈里的钮扣，绣花鞋没提上后跟儿，盯了高庆山有抽半锅烟的工夫，就张开红嘴唇儿笑了：

“支队长呀！你可轻易不来。快到屋里，车子就靠在那里吧，没人敢动！”

高庆山站在那里说：

“高团长哩？”

“不在家。”俗儿说，“你们先屋里坐坐，有现成的热水，擦擦脸，喝碗茶。你看身上这土！”她说着跑回屋里拿出一把红绸结成的掸子来，拍打着芒种的身前身后。小声笑着问：“这还是春儿给你做的那双鞋？好模样儿，好活计儿，你回头不去看看她？”说的芒种红了脸。

俗儿这两天不积极了。俗儿有时顾前不顾后，很能陷阵冲锋，可是她的思想感情变动的太厉害。高疤倒是回城里去了，那天吃了田大瞎子一顿饭，回来对俗儿说：

“你不要当她们的枪使，日本人占了河间，高阳不知道能不能存站的住。我们和春儿不一样，她们是和高庆山睡一条炕的人儿，自然一心保国，我们得留一只后手，不要再得罪田大瞎子！”

今天早晨，又听见日本人进攻的炮响，俗儿有点害怕。这些日子，她和春儿也闹不团结。她看见村里的年轻妇女们，都向着春儿，对于她，不过是眼面前的怕情，她知道自己在众人眼里的地位。当春儿叫她一块到田大瞎子家里催鞋，她说：

“我这主任还想推出去哩！上回我出了阵，这回该你试试了。享好名儿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得罪人也不能只我一个人！”

老蒋也走过来，对着春儿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：

“谁有工夫，谁是满街腿，谁就一个人跑去，来回上我们家来干什么？俺们俗儿不去干那瞎蹄子勾当，从有了妇女会，我们家里就没得安生过，门限子也叫你们给踢破了！”

真把春儿气坏了，她说：

“你家的门限，是我踢破？我看是那些有钱有脸的大汉子们！”

“春儿大妹子！”俗儿接过来说，“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。谁不知道我们，我们脏，我们自己兜着，沾不到你的身上去！我们不管怎样，还没有赔着工夫赔着布，给小做活的做衣裳做鞋，偷偷送到城里去哩！住在一个村里，我又没戴着捂眼儿，谁做的事情谁不知道？别在俺们家里充好人来了！”

气的春儿抱着一捆鞋，哭着出来。可是她没有绝望，正和

大群麻雀从匾额后面的窠巢里轰出来，老差人叫她别迷了眼。她仔细的把红纸贴在上面，老差人一手扶着桌案，一手比划着，好叫她摆得更端正。贴好了，李佩钟站在桌案上，端详着她写的这四个大字，心里一时激动，眼眶充满了热泪。

这是神圣的理想。鲜红的匾额，映照得大堂明亮，一直照过跑马场，照到野外去，在那里，高庆山正给四千个战士讲话，口号声不断的传来。走在街道上的人，一眼就可以看见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，实现了多少年多少人的斗争的愿望。为了这个愿望，他们前后的献出了青春的生命，亲人为他们曾经把眼泪流干。

## 二 二

老差人看见女县长流出眼泪来，惊慌的说：

“上任的大好日子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有过什么冤屈吗？这个地方，别看它方圆不到三丈，冤枉的好人可不少。我在这里干了快一辈子，什么事情都从我眼里经过。今后不会有那种事了，你刚才的话我也明白了。”

“正是这个道理。”李佩钟说着从桌子上跳下来。

“十年前，”老差人又说，“县里抓来好些共产党，就是在你们那一带闹事的农民，杀了好几个，其中有个孩子，是高级小学的学生，每逢我带他的爹娘去给他送饭，爹娘哭的天昏地暗，我总没见过他皱过一下眉毛，胆气真正，有空还向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。他出斩的那天，我不敢见他，我请了几天假，害了一场大病。”

“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”高庆山说，“我很难给你提意见。可是我相信在革命过程里，你会解脱了这种苦恼，完全愉快起来。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、不能长期负担的问题。”

“你同意我离婚？”李佩钟笑着问。

高庆山点点头，走了出来，在大院里，他吸了一口冷气，整了整军装。

李佩钟送他到大堂上，又叫住了他，说：

“你抬头看看我写的这四个字儿怎么样？”

高庆山回转身看了看，说：

“字写得不错，不见这块匾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写家哩。不过，现在上级没这样提，我们还是叫抗日县政府吧！”

## 二 四

黄昏时候，李佩钟站在十字路口，送走那些出征的战士，他们是第一次去作战，一个紧跟一个，急急的走着，举手向女县长告别。高庆山在最后拉着一匹马，沉静的走着。李佩钟望着他走进了东大街，走出了东城门，才转身回到了县政府。夜晚，她一个人在这大院落里，在南窗台点起一支红蜡烛。她好像听见了寒风里夜晚行军的脚步，霜雪在他们的面前飞搅，骑在马上将军，也不会想到爱情。她振作自己，在一张纸上，描画拆城破路的计划。

她一个人在夜晚工作，在这样的夜晚，有的母亲正在拍哄着怀里的孩子，有的妻子，正把头靠近她的丈夫。很长时间，李佩钟心里不能安定，拿起笔来又放下。她听着院里的一棵老槐

“姑娘们！我们家里等着使水做饭哩！”老蒋绕着圈儿跑出去说，“我说错了拾回来还不行吗？”

春儿带起队来走了。后面跟着一群老婆儿和孩子们。

“平日给人家当狗腿子，日本人过来了，就是汉奸的材料！”排尾那个女孩子说。

“嘴上留德。”老蒋听见，站住回头说，“这年头儿，顶属这两个字儿难听，你别给我送这个外号，这比骂八辈祖宗还厉害哩！”

“春儿姐！”小女孩子叫着队长，“我们回到他家检查检查去，那个臭老道老在他家住着不走，是干什么的！这会儿仗打的这么紧，他们家整天整宿的围着一群人磕头烧香，那要不是汉奸，挖了我的眼睛当泡儿踩！”

隔着一条大道，在两块大场院里，子午镇的男女自卫队对起操来。男自卫队队员们，不愿意在自己的妻子姐妹面前丢人，他们竭力把队形弄得整齐，脚步着地有力，队长竭力把口令喊得洪亮，可是终于夺不过那些老少观众来，他们还是围着妇女队看。

男子们扔起手榴弹来，提议和妇女们比赛，这一下把那些孩子们引逗过来了，还回过头，闹蠢样儿，对妇女们喊叫挑战。

妇女们低了头，她们从来也没摸过这个玩意儿。春儿挺挺身子过去了，她说：

“我们还没练习过，我扔两下试试！”

她把手榴弹冲着场边那一行柳树投去，第三次，就超过了男子们的纪录。

散操的时候，春儿站在妇女自卫队的前面说：

“今天前晌，村北里已经听见敌人的汽车叫唤，藏藏躲躲，



了，开春就去拆城。俺姐姐和她公公都结实。不识字是很遭难的，叫他学习认字。”

“唉，”变吉哥连忙写着说，“我这不是写信，我这是做开会记录！可你也得有个前后条理呀，叫他学习认字，高庆山的文化不是不低了吗？”

“这是和别人说话，你照着我的口气儿写就行。”春儿说，“下面写，我现在是妇女自卫队的队长，我们出过操。正月里，就成立识字班，我也要去上学。麦子雨水大，明年收成错不了，只要仗打的好，不叫日本鬼子过来就行！完了。”

“完了。”变吉哥跟着说，“这不是信，这是天书！”

## 二 八

春儿把信带在身上，到姐姐家去，好找个顺便人捎走，另外，心里有些事，要对姐姐谈谈。

到了五龙堂，堤坡上姐姐家的小屋，整个叫太阳照着，几只山羊，卧在墙边晒暖儿。

小屋的门紧掩着，春儿听听：屋里不只姐姐一个人，好几个妇女在说话，她推了推门。

“谁呀？”屋里安静下来，听见姐姐下炕来问。

“我。”春儿说，“大白天上着门子干什么？”

“我妹子来了。”姐姐和别的人说。

“她是谁？”一个妇女小声问。

“还不是。”姐姐也小声说，“你们先等一等，我出去看看。”

姐姐慢慢开开门出来，随手又把门带上，对春儿说：